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泗州戲

(第五集)

✓小燕山 ✓太行山

✓蘭花山 ✓終南山

✓翠屏山 ✓大鰲山 ✓小鰲山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77-742
3029

F611
3290

內 不
部 准
資 翻
料 印

4
72

字 数：229,500字

册 数：500本

出版日期：58年5月

PDG

小 燕 山

魏玉林 曾繼榮 魏玉樓 口述本

前 記

明，吏部天官楊璉之子楊天爵、天祿，在家勤讀。天爵母朱氏，居心險惡，意欲鯨吞家產，乃趁天爵赴南海還願時，密遣家將楊清加害天祿。楊清不忍，商請天祿至其胞妹楊瑞蓮處，取來衫衿合同，往燕山投親，行至中途，天祿又為家丁張寬所害，卷走衫衿合同，至燕山認親。

天祿為觀音所救，至燕山王府，岳父王宏因見天祿無寶，不肯相認，天祿無奈至關帝廟出家，事為王宏之女王美容知悉，乃約天祿夤夜相會于花牆，贈銀兩、表記。未几，海瑞回京，天祿告知此事，海瑞遂替天祿伸辯，天祿與王美容花燭完婚。

人 物：

楊天爵（簡稱楊）
朱 氏（簡稱朱）
楊 清（簡稱清）
觀 音（簡稱觀）
姜青珍（簡稱姜）
王美容（簡稱王）
小和尚（簡稱和）
張 三（簡稱三）
春 菊（簡稱春）

楊天祿（簡稱祿）
楊瑞蓮（簡稱蓮）
張 寬（簡稱張）
鬼 魂（簡稱鬼）
王 宏（簡稱宏）
馬孔明（簡稱馬）
老 漢（簡稱老）
李 四（簡稱李）
夏 蘭（簡稱夏）

樵 夫（簡稱樵）

海 瑞（簡稱海）

嘉靖王（簡稱嘉）

書 童（簡稱童）

軍 卒（簡稱軍）

（楊天爵上）

楊：（引）父親允下願，如今未曾還；經堂見我母，商議南海山。

（白）俺，楊大舍，字天爵。有父親在世，許下南海山了願。我父身亡死后。經堂見過母親，替父掛袍，才是道理。就是這般主意，經堂走走。

（唱）天爵打坐大客觀，猛然想起事根源。當初有俺父親在，許願掛袍南海山。父親一命身亡死，一到如今願未還。經堂去見生身母，替父了願南海山。我今拿罷大主意，經堂見過年邁殘。背后退坐忙爬起，走出自家大客觀。順步天井來的蚤，母親經堂到面前。（停腔）迈步才把經堂進，面見娘親禮當先。（死板）（朱氏暗上）

（白）母親在上，兒下面有禮。

朱：（白）我兒免過。不在客舍，來到經堂見娘何事？

楊：（白）母親有所不知，父親在世，允下南海了願，父親已經死過了，經堂見娘，拾掇路費，替父了願才是道理。

朱：（白）兒呀！依為娘說，不如叫你二弟前去，古語說的好：十个南海九不同，不是翻船就折桅。要是翻船折桅淹死啦，萬貫家財不都是我兒你的嗎？

楊：（白）俺娘你吃酒了嗎？

朱：（白）我沒說醉話。

楊：（白）母親你睡了覺了嗎？

朱：（白）我沒說夢語。

楊：（白）依兒看來，一片夢言，一片醉語。我那二弟，學堂唸書，好似沒出三門四戶閨閣幼女一般，他知南海山在那里呢？長兄長兄，步步先走，步步先行，還是我去才是。

朱：（白）奴才大胆！

（唱緊二行板）朱氏張口怒氣發，罵聲奴才小冤家。東鄰西舍訪一

訪，誰个不知娘当家。你今違拗为娘命，准备老娘将你
轟。举起家法往下打（留口）

楊：（接唱）扎跪經堂架家法。走到近前双膝跪，开口叫声我的媽。父
亲临死交待我，照看二弟我当家。如果我叫兄弟去，对不
起死后俺的大。你在經堂打死我，我情願一死染黃沙。大舍
扎跪苦哀告，

朱：（接唱）老媽媽听說笑哈哈。（死板）

（白）媽媽試試你，待你兄弟什么心的，还真疼你兄弟，（冷
笑）嘻，嘻，嘻……起来吧，路費娘早已給你拾掇好啦。
叫張寬帶馬，你去吧，好孩子！（下）

楊：（叫板）娘呀！

（唱）娘亲走了我心酸，反貼門神左右难。有心离家去了願，恐
怕母亲心太偏。有心今天我不去，我父死后身不安。尊重
我父几句话，理当了願离家鑾。手提包裹經堂离，行走我
的院井天。悶悶忧愁心打算，来到我的待客观。摟衣落坐
棕交椅，自家低头打算盤。（死板）

（白）哎！世上无不是老的，这叫我如何是好？呵，有了！我家
下有大将楊清，将他唤上，我交待他，在家里照看二弟，
我再离家这不就放心了？楊清走上！（楊清上）

清：（唸）箭在鞘内未曾抽，虎上深山没出头；恨不得一步跳出三界
外，五湖四海任我遊。

（白）我，楊清。又听东人有喚，大厅見過。（轉臉）見過我家
东人！

楊：（白）楊清請坐。

清：（白）东人这是为何？

楊：（白）我有一事向你商討。

清：（白）何事請講当面？

楊：（叫板）大将呵！

（唱）大舍退坐淚汪汪，我有一事来商量。我的二弟年齡小，照
看南学唸文章。一父两母亲兄弟，两父一母太平常。东人

离家去了願，怕你奶奶起不良。照看照看多照看，你在我这把家当。教一句来記一句，回来报你好心腸。

清：（白）我記下来了。

楊：（白）請！（清下）張寬帶馬！

張：（內白）有。（張寬上）

楊：（唱）叫声張三把馬帶，手提包袱出客房。大舍来到府門口，小子递过馬絲繩。大舍上了一驥馬，

張：（白）送东人。

楊：（白）好好照应家务。（張下）

（唱）催动坐馬奔双阳。父亲在世允下願，我今南海去燒香。一奔南海走下去，我今掛袍去燒香。（死板下）（朱氏上）

朱：（快板）不会当家学当家，学会当家乱如麻；清早起来无別事，米、面、油、鹽、醬、醋、茶。

（白）我，朱氏。所生一子名叫大舍，今天南海了願，我叫他二弟去吧，他舍不得兄弟情常，这你走啦，小秃头顶蟲子，花紅柳綠都是我的天了。我不免差大將楊清，到此書觀，一刀将他杀害，就是我儿来家，业已死啦，万貫家財，都是我儿大舍的，就是这般主意。大將楊清走上！（楊清上）

清：（白）见过老奶奶。

朱：（白）免过吧。

清：（白）奶奶喚我何事？

朱：（白）我来問你，奶奶待你如何？

清：（白）恩重如山。

朱：（白）我叫你上东？

清：（白）不敢上西。

朱：（白）叫你打犬？

清：（白）不敢攆鷄。

朱：（白）叫你上山？

清：（白）打虎。

朱：（白）下海？

清：（白）擒龙。

朱：（白）远差？

清：（白）远去。

朱：（白）近差？

清：（白）近去。

朱：（白）我差你杀……（捂咀东张西望）

清：（白）杀你什么？

朱：（白）叫你杀人，可能前去？

清：（白）奶奶与那家有仇有恨？小子手提钢刀，与你冤冤相报。

朱：（白）我差你到那书观，将你家二少爷人头提来见我！

清：（白）这，这，这，这！

朱：（白）你说那一个？

清：（白）奶奶，他是一主，我是一奴，奴辈不敢提刀杀主，我是不去。

朱：（白）你能说几个不去？

清：（白）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唸板）楊清往外走，一阵气胸怀。用手只一指，作事不应该。

差我去杀人，欠下人命债。东人对我讲，怕你良心坏。要杀楊二舍，另把旁人差。（轉臉）

朱：（白）你看这个孩子，还发皮气哩！我不如将计待他。（上前拉清）好小子，为奴作婢，你还是好心人啦！

清：（白）我不要你奉承。

朱：（白）你来经堂坐一时。

清：（白）我不坐。

朱：（白）你这脖子上挂的是什么？

清：（白）你要问到这吗，我好吃酒，有一个酒后毛（註），老爷在世疼我，赐我一个戒酒牌挂在脖项，大东人交待，此宝价值万金，小人切記在心。

註：酒后好闹乱子的意思。

朱：（白）你老爷給你掛的？你大东人是我兒子，不當我的家，我給你去掉。

清：（白）那不能啊！（朱伸手去清脖牌）

朱：（白）我經堂有好酒，老奶奶給你開齋。（朱拉清到經堂）坐下吧！

清：（白）奶奶，我那能坐？

朱：（白）老奶奶叫你坐，那個敢見你怪。（朱拉清坐，拿酒瓶對朱鼻子前放）喝酒！

清：（白）我不能喝。

朱：（白）你不喝，你嚙嚙！

清：（白）好吧，喝就喝吧！（朱勸清喝一瓶又一瓶，朱醉）

朱：（白）你喝醉了嗎？我把你架床上睡一時吧？（朱指清你這回上我当了）

（喊）楊清醒來！

清：（白）嗯，好酒哇，好酒！

朱：（白）你看到什麼地方嘍？（清抬頭看）

清：（白）哎呀，不好！我上你的当了！（忙走）

朱：（白）（朱拉清）呵，你往那裏走？你喝醉酒，跑到我房裏來，想奴欺主，你該殺之不足，刮之有余。要走嘛！你說官了私了吧？

清：（白）官了怎麼講，私了怎麼說？

朱：（白）要官了，把你送官打板定罪，你以奴欺主罪；要是私了，你上書房把那個小輩冤家殺啦，這就是私了。

清：（白）好奶奶不必動怒，待小子去殺就是啦。

朱：（白）好，去殺去吧！

清：（白）小子情願領命。

朱：（白）好，給你開刀鑲子十兩，鋼刀一口。

清：（白）待小子收下。

朱：（白）臨走送你一把采頭。

清：（白）好！

朱：（白）临走賜你一把刀，

清：（白）好似猛虎扑羊羔；

朱：（白）这回要到書房去，

清：（白）斬草除根不留苗。

朱：（白）去吧，（清轉臉走）回来！

清：（白）何事？

朱：（白）可能杀得死？

清：（白）能杀得死。

朱：（白）去吧，（清下）小冤家，这回你总不能活啦！（气愤下）

清：（叫板）走！

（唱）經堂領了家主令，心里不住暗猜情。老爷待我恩情好，怎杀公子一命坑。有心不杀二公子，奶奶經堂他不容。有心杀了二公子，兵部待我好恩情。一行走来一行想，陡生一計上心中。我今想把公子救，不免指点上北京。正朝前走抬头看，前行来到小書亭。手拍門板高声喊，公子快開門二封。（死板）

清：（白）我喝醉了，被老奶奶一吓，把我吓醒酒了。常言說：吃得酒，动得手；酒是大胆湯，吃醉把人伤。俺二叔好喝酒，我来偷他酒喝，吃醉了好杀。（拔門入內、祿暗上、睡。清摸酒，在床下摸便壺对咀喝）呸，呸，呸！自叫楊清，你摸酒壺怎么摸个夜壺，酒壺还能擱床底下嗎？（往高摸摸，放到鼻聞是酒又喝，喝醉，抽刀、举刀对祿）且住，我要把他杀了，他死的岂不明不白，待我把他叫醒。（拍刀）醒来！（祿惊醒，睜目看，清用力对他砍来，連躲三次）

祿：（白）鋼刀擎架，鋼刀擎架，小生并没犯王法。

清：（白）我也知道你不犯法，可恨老奶奶叫我来杀你，拿命来！

（冲場架刀）

祿：（叫板）不好！

（唱）双膝扎跪地流平，楊清哥哥叫几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

看魚情看水情。魚情水情全不看，還看父親待你好恩情。
拔草尋蛇蛇該死，開籠放鳥鳥得生。我與你無冤又無恨，
苦苦殺我爲那層？公子下邊苦哀告，（留口）

清：（接唱）哀告楊清軟心中。

（旁白）楊清自叫楊清，你真不講良心，老爺待我这么好，你怎么能殺人？你殺了二公子，可对不起老爺。公子請起，小子提刀叛主，我罪該萬死，我一口鋼刀交你，你把小子殺了吧？

祿：（白）唉，將恩不報，豈能反來爲仇，你不殺我，我何能殺你？
楊清哥，我的母親，時時刻刻想害我，你看這倒如何是好？

清：（白）依小子說來，公子急忙逃走吧！

祿：（白）黃夜三更，我朝那裏去呢？

清：（白）有老爺在世，與王府訂親，不免逃到北京燕山，投奔王府認親去吧。

祿：（白）父母去世，沒有婚書寶貝，怎好前去認親？

清：（白）你上姑娘樓上，你姊妹商量商量，也許老爺將寶貝交與姑娘。

祿：（白）你不殺我，老奶奶要問你，你怎么說呢？

清：（白）你要逃去，小子也走了。我尋俺大東人去啦。要走即刻就走，恐怕天亮走之不便，那就請了！（清下）

祿：（白）楊清走了，天到三鼓以後，妹妹樓上走走。（叫板）

（唱流水板）譙樓不住打三更，楊清出府遠逃生。此回我到高樓上，我與妹妹巧商議。近步才把書房裏，扑奔人行院天井。穿宅越院來的蚤，妹妹高樓眼簾中。撩袍才把樓來上，上來公子人一名。我今來到樓門口，妹妹閉關門二封。手拍樓門連聲叫，賢妹趕口喊几声。（死板）

（白）賢妹開門！

蓮：（白）何人叩戶？

祿：（白）二兄叫門。

蓮：（白）暫站與你開門。（蓮起開門祿進門）（扑場）

祿：（白）賢妹那里？

蓮：（白）二兄那里？

祿：（扑叹叫板）哎呀，賢妹呀！

（唱）二舍張口淚傷情，扑住賢妹放悲聲。我娘家中良心坏，想杀我二舍赴幽冥。楊清提刀書房到，書房里边來行兇。多亏小生苦哀告，饒恕為兄活性命。楊清与我定下計，來找妹妹女花容。賢妹与我定巧計，怎能叫我去逃生。二舍高樓悲悲叹，（留口）

蓮：（唱）倒叫瑞蓮好傷情。叹聲二老死的早，丟下姊妹人二名。二娘手里身受罪，一心要害二家兄。有心悲叹三五句，叹死这块徒无功。暗暗忍住傷心淚，二哥趕口叫几声。（死板）

（白）依賢妹看來，家中日子也是难过，你不如去北京燕山，投門認親去吧？

祿：（白）我无有衫衿合同，他豈能認我。

蓮：（白）二兄不要害怕，父母身亡，衫衿交小妹与你收起。

祿：（白）這到北京燕山，千里遙遠，怎能行走呢？

蓮：（白）我叫張寬備上大馬一匹，包裹銀錢揹在馬身上，你不就能走了嗎？

祿：（白）賢妹怎說怎好。

蓮：（白）你在高樓久等，我叫張寬備馬。（下樓到馬棚喊）張寬開門！（張暗上）

張：（白）誰个，誰个？

蓮：（白）我。

張：（白）呵，廚房丫環找來，我給你開門。（張起開門上前扑）哎呀，丫環索！

蓮：（白）嗯，本是姑娘到此！

張：（白）（揉眼）哦，姑娘啊！半夜三更，你來馬棚干什么的？

蓮：（白）張寬，你老奶奶想害我，家里日子我也不能過啦，你給我備上大馬一匹，二門等候，我与你兩個海闊天涯去逃難去

吧！

張：（白）可是真的，小姑娘？你上樓拾掇東西，我在后門備馬侍候！（張下）（蓮回樓）

蓮：（白）你在明間暫等，我到暗間，收拾包裹銀錢衫衿合同給你。

祿：（白）賢妹，逾蛋逾好。

蓮：（叫板）二兄討安了！

（唱）又听我兄把話明，瑞蓮心里好伤情。轉身才把暗間進，

（打火点灯）伸手對着描花燈。双簧鑰匙忙拿過，開開自家箱櫃籠。包袱皮子藍單被，反手鋪在床幃屏。新旧藍衫拿几件，新旧頭巾拿現成。百兩紋銀拿在手，又拿衫衿對合同。几樣寶貝拾掇好，包包裏裏里边盛。手提包裹明間到，開口叫聲二長兄。衫衿合同包袱里，北京王府認親戚。王宏若還不認你，四家媒人表他听。頭家媒人老海瑞，二家媒人邓国公。三家媒人萬太監，四家媒人馬孔明。几家媒人對他講，不能不認楊二公。太陽不落要住店，日出扶桑再登程。住店要住家眷店，光棍堂里可不能。家眷店里是君子，光棍堂里小人稱。过河总坐船仓里，船上不能把身容。扯篷过脚摔掉水，小妹家中不知情。交你一句記一句，千万莫当耳傍风。（八句字）楊瑞蓮，淚交流，送哥哥，下高楼；淚珠滴濕胸前扣。騎馬总要扎穩鐙。上船千万站穩舟，出門別跟人爭斗。这回北京認亲去，我問你早晚回头？（又八句子）楊瑞蓮，淚双悲，送哥哥下綉閣；二目吊下伤心淚。

祿：（接唱）扭頭回頭身施礼，尊声妹妹快轉回，

張：（接唱）張寬帶過馬籠轡。

祿：（唱）楊二舍翻身上馬，

蓮：（唱）楊瑞蓮哭回綉閣。

張：（唱）小姑娘上馬頭里走，張寬后跟快如飛。一溜星辰照紅梅，二仙傳道把洞歸。三娘磨房身受罪，四姐采桑永沒回。五

娘煎湯熬過藥，六里難過秦尸輝。七星台前諸葛亮，八宝庄上燕張飛。九里黃河無擺渡，十里聽見更鼓催。一氣走了十几里，想起姑娘那一回。走到跟前忙抱住，喊聲姑娘听明白。（死板）（張抱祿）

（白）小姑娘，下馬歇歇再走吧？

祿：（白）大胆的奴才，講的什麼？

張：（白）哎呀，這還是公子少爺，我走路打盹，說夢話的，少爺恕罪。

祿：（白）好吧，不怪與你。

張：（白）俺走的還不近啦，歇歇，啦啦呱，再走吧？

祿：（白）好吧，歇歇。（張拴馬）

張：（白）少爺你貪夜三更上那去的？

祿：（白）我上北京燕山，投門認親。

張：（白）投門認親的，你到那他要是不認，那怎麼辦呢？

祿：（白）我有衫衿合同，四大媒紅，他怎能不認呢？

張：（白）呵，有衫衿合同，到誰手里都能認嗎？

祿：（白）那自然的嘍，認寶不認人的。

張：（白）少爺，這個寶貝到我手里，他可能認呢？

祿：（白）噫，怎能到你手里。

張：（白）少爺不要生氣，我是譬比的話。

祿：（白）呵，比謬呀？隨便到誰手里都能，認寶不認人。

張：（白）少爺，把那寶貝拿出來看看？

祿：（白）正要走路，不看也罷。天色不早了，趕路要緊！

張：（白）好，好！走吧，少爺，我給你帶馬！

祿：（叫板）帶馬來！

（唱）二舍抬頭用眼觀。張寬帶過馬行轅。接絲鞭上能行馬，張寬撒開馬戰鞍。催開戰馬奔古道，投門認親上燕山。龍離海來虎離山，人離家乡处处難。我好比反手難摘天边月，又好比露水珠子線難穿。又好比蛛絲難織龍鳳袂，又好比打網難撒海底鱣。貪夜三更出府走，只走得東方發白明了

天。上了馬，緊加鞭，姜子牙，渭水邊；秦瓊一馬三根箭。
走東過西孫御史，樊梨花鞭打丑楊凡，咬金探過瓊花觀。
小叟通高山放馬，羅士信染病三賢。正是小生催戰馬，太
陽滾滾墜西山。太陽一落天色晚，到上那塊把身安。扭頭回
頭開言叫，張寬不知听周全。眼看天到更鼓后，找個店房
把身安。二舍只說住店話，（留口）

張：（接唱）張寬進前把馬攔。（死板）

（白）少爺不要走啦，前沒有村，后沒有店，俺上那里去住。我
看前面黑暗暗，霧騰騰，好似一座松林，俺就到那松林歇
宿去吧，明早俺再赶路。

祿：（白）荒郊野外，狼虫虎豹甚多，怎能存身？

張：（白）少爺你不要怕，有我哩。

祿：（白）好，那俺就轉進松林吧。

張：（白）到啦，看看正好，有林牆還有林門。俺轉進松林里边，馬
拴在松樹上邊，少爺你在这石桌坐下，我把守林門，就有
狼虫虎豹來吧，也是先吃我，我一人他就吃飽啦，把你
就替下來啦，你看可好？

祿：（白）我在这松林，有些害怕！

張：（白）少爺你不要怕，我唱個小調，給你伴怕可好？

祿：（白）你唱個小調給我伴怕，我就不怕了。

張：（背白）哼，我唱小調給你伴怕的，我是好叫你睡不着，等熬急啦
等你睡着，我好辦你的事的！少爺你要听嗎？

祿：（白）我正想听，寬心解悶。

張：（白）少爺听了！

（唱八段景）小小鯉魚粉紅腮，上江流落下江來，頭動尾巴歪，
頭動尾巴歪。打一把金絲釣，把你釣上來。小小郎兒里呀
唉，有情人兒里呀唉，打一把金絲釣，把你釣上來。小小
舟船水上飄，船艙坐下二八女多姣；有風把蓬扯，無風把橈
搖，有一朵小鮮花水上飄。小小郎兒里呀唉，有情人兒里
呀唉。有一朵小鮮花水上飄。

(白) 少爷你可睡没?

祿: (白) 我没有, 張寬唱的怪好, 再唱一个!

張: (白) 少爷你还听吗? 好, 我再唱一个。(叫板) 打起来!

(唱) 閑来无事下盤棋, 手拿棋子笑嘻嘻儿郎, 有句話奴家問你。这几天你没来, 因为何事呀唉, 莫非外边調戏人家妻儿郎? 可怪奴家來說你呀唉咳。一字嘆咳, 儿郎, 可怪奴家來說你。呀唉咳。

(白) 我来問你, 有一个人, 头带假子帽壳, 身穿罗汉大褂, 手拿白紙小扇, 我問你他是何人?

(唱) 提起他来呀, 他不远啦啊; 姑娘儿子奴的表哥哥儿郎, 来家看望我的媽哟哈咳。

(白) 看你的媽, 看你的媽, 为何二人笑嘎嘎?

(唱) 我笑他的垂金扇, 他笑我头上一朵茉莉花, 俺二人笑嘎嘎。

(白) 笑嘎嘎, 笑嘎嘎, 为何二人扯拉拉?

(唱) 我要他的垂金扇, 他要我头上一朵茉莉花, 因此二人扯拉拉。

(白) 扯拉拉, 扯拉拉, 为何二人睡在溜地下?

(唱) 我夺他的垂金扇, 他夺我的头上一朵茉莉花, 二人睡在溜地下。

(白) 你这个了头, 三番五次瞞我, 我起今后不上你家来啦!

(唱) 高叫哇郎君呀, 莫生气呀啊! 起今往后有你我是不要他儿啦, 还要你来我的家; 一字唉咳哟儿郎, 还要你来我的家。

(白) 呸! 我拚三夜不睡觉!

(快板) 打把牛耳小尖刀, 黑影地下來蹲倒。单等情人他来到, 我把他掙錢家伙来割掉。攔上油鹽炒, 攔上醋来澆,

(白) 二哥哥那还好吃嗎?

(快板) 虽說不好吃, 我一块、一块刀着擻! 笑……

張: (白) 少爷可睡没? (祿睡不应) 啊, 你睡了, 我說你不睡嘛! 你今晚要不死, 閻王老爷就是你六舅家。少爷, 你不要怪我待你心狠, 我出心也不想害你, 可是我想你宝贝。我張

寬四十多岁沒有女人，我要把你害了，我到北京認个花媳妇。天不早啦，要得动手，我把馬繩解下把他勒死。（

張用繩套祿頸用手勒）

內：（白）拿拐子！（張吓的一愣）

張：（白）啊，有人看見了嗎？

內：（白）拿磨拐子來，磨豆腐！

張：（白）唉，那这么巧的呢？（張又动手勒）（把祿勒死了，拍拍肩）少爷我跟你玩的，怎么不經玩，两头不出气啦？（張慌忙摸身上寶貝，扒衣服）啊，寶貝在包袱里头！（忙拿包袱上馬走）（觀音上）

觀：（叫板）駕起云頭！

（唱流水板）正是老母把云駕，有股冤氣對面迎。手搯靈紋從頭算，下房困着東斗星。我不搭救誰搭救，我不救生誰救生。按云頭落在松林里，松林睡之死屍靈。搯勁三山唸咒語，西南跑來劉文龍。西南來了劉武道（註），他給公子送魂靈。三魂七魄全在手，按在公子頂門中。一粒仙丹忙拿過，無根水研得碎零零。仙丹按在二舍口，一時三刻就復生。你夢中睡夢中听，夢中言詞要記清。曉得我是那一個，觀音老母下山峯。仙筆硯瓦拿在手，放在松林地溜平。仙筆硯瓦交給你，提筆賣詩去進京。有心多交三兩句，言詞多了記不清。出松林重把云駕起，采雲飄飄往前行。站在云頭久久等，單等張寬人一名。觀音老母久等候，（留口）（下）

祿：（醒叫板）苦哇！

（唱慢板）夢中里倒叫二舍好傷情。松林里边盹盹睡，又听耳旁有人聲。他今不說那一個，本是南海觀世音。來到松林將我救，四下無人冷清清。

（白）張寬那里？不好！

（唱）不見張寬老家丁。照着怀里摸一把，不見衫衿對合同。送

話：送魂的神。

回失了无价宝，不能投門去認亲。（哭皮）两手按地忙爬起，瞧瞧西来看看东。他把包裹拐了去，又拐我的馬能行。他把藍衫扒下去，馬繩勒死我赴幽冥。（停腔）不是观音来救我，焉有我死能复生。（哭板）就是我活也不中用，不如早死早脫生。轉臉重把松林进，叹声早死我娘亲。楊二舍淚滿腮，把絲襪拿过来；張寬訂計将我害。拐去我的認亲宝，一命去到望乡台，年輕性命难存在。楊二舍寻死上吊，（姜氏鬼魂上）

姜：（接唱）有鬼魂我走出墓来。（起腔）我儿上吊墨松园，疼的姜氏好心酸。叫声我儿莫寻死，娘亲送你奔阳关。姜氏悲叹面前站，（留口）

祿：（接板）惊动二舍受罪男。我在松林来上吊，何人救我又回还。揉揉眉头睜二目，有人挑灯站面前。两手按地忙爬起，举目抬头留細观。灯笼上边写堂号，我娘姜氏鬼魂冤。（圓場）（一躲灯跌倒）苦哇！

（唱）楊二舍坐地下珠淚如麻，开言来喊一声死后媽媽。到松林来救我实心实意，見你儿在路上一言不发。朱氏母毒如蛇，差楊清将我杀。到西樓見小妹姊妹商議，你的儿无奈何帶宝离家。說声苦我珠淚如麻，（哭皮）俺娘們双阳道才把呱啦。說声苦珠淚如麻，来送我不說話因为什么？（鬼进前拉又止）二舍悲叹路双阳，荒塚蚯蚓动淒涼。松林被难身招害，你为何人痛悲伤。两手按地忙爬起，受罪孩子奔娘亲。对著灯光扑一把，（停腔）一交跌倒大路旁。二舍睡倒沒講話，（留口）

姜：（接唱）疼的姜氏好悲伤。若还我儿有好歹，盖屋缺少当家樑。叫声姣儿起来吧，娘亲送你到京邦。姜氏打灯面前站，（留口）

祿：（接唱）跌的我鼻子口里冒紅光。强打精神忙爬起，喊声早死我的娘。苦命孩子你帶去，不去投亲上京邦。跟之灯笼跑几步，（狗咬，祿慌，鬼惊）又听小狗咬汪汪。不用人說我曉得，